

容器(外五首)

灯盏着光
口腔塞满牙齿
病体里循环粥与药
容器包裹着容器

滴答 一滴水落在了外边
涟漪飘进来了

假想

春天
应当是个丰腴
又轻盈的农村女人
在田野间生产
咪溜 一个娃娃落了地
咪溜 又一个娃娃落了地
太阳拂去牵扯的白云 那是脐带
通体雪白的天狗唱出了第一声 吠鸣

孙润德

女娲嫌她好事
五色石一掷
啪嗒 砸出了个天坑
柱子断一根
往东一斜 便泻出了汨汨春水
洗净胞衣血

睡前偶想

荒野燃烧着
像沙漠落进了月亮

话者

密集的灯幕下
白粉松弛、湿软、衰老、下垂
身形如竹如莲 山峦起伏
裙尾宽阔飘摇 眼波流丽至极
颈子以下 紧绷之内
横纹遍布
三圈又三圈

粗砺掌纹磨出年轻的陶器
从生涩走向僵硬
从自欺走向欺人

摘自碎片

舞动 颤抖
旋转 轻诉
力气从手臂流向指尖
舞者 指尖的影子
夕阳里橙红的橘砖 分割着瓷白
影子 不连贯

丘草前 蛇形 蟋蟀
风吹出涟漪与浪 在斜坡上
吹出个个洁白面庞的女人
吹出五十二种以上的方言
吹出摆渡车远近的舟影

风把我的一双手吹进墙壁
住进影子里

枯萎

你怀抱着鲜花和泥土走来
蹙音轻轻 灵气四溢

山川与水秀俱成了精
吸食 吸食又吞吐
咬住一只碧翠亮闪的眼睛
舔舐腹地温暖的心跳

吐纳 吐出一口浊雾
雾气上升 升成了烟雨
烟雨落地 散作了花芽鸟啼

修炼 七七四十九天
修炼 一半的归还

灵气四溢——

“一捧雪”白灼地闪
一捧泥吃地喃

失明(外五首)

诗歌

1
我们能见之物,终归有限
所以一个盲人,绝不会开口
向你我询问,看见什么了
所以,又有一万个六神无主的人
站在了春风寡淡的街头,诚惶诚恐
向一个个盲者
交代着生辰,询问着生命

2
也许,盲人就是上帝
投放在人间的黑洞。上帝也需要
一些容器,化身为人
来溶解,那些有名无实的
炮弹和玫瑰
——这鲜艳绽放的炮弹
这炸开自身的玫瑰

3
蓝天不可见,大地不可见
一个盲人,坐上了飞机
就是全世界的盲人
都同时在,白云悠悠般飞翔

4
当万物都以想象而存在。一个盲人
就是一个策略,一种意图
以及一间实验室
一个盲人,借用无穷的想象
对手无寸铁的我们,进行着
一次次践踏,一次次篡改
一次次毁灭

5
需要一个目盲的人
终身都隐居在万物的喉咙深处
他的耳朵,是这世界绝对的中央
他用谛听,处决和拯救
他的左耳里,群山中石头喧嚣
他的右耳中,诸神今夜借宿

6
再次重申:
无需辩驳
失明者随意操起一把二胡,就能让
十根细瘦的指头
在暗无天日中,大放光明

7
声音和声音——咋和喀
毒药和解药——呜呜和哈哈
一个盲人说
每一具身体,都只有一张嘴巴

围墙上的簇蔷薇(外四首)

晨叶

一簇蔷薇
你想用火焰把围墙融化
墙的正直最终让你高抬贵手
你只好顺着风的提携爬上墙头
把自己的一片心意
向着太阳敬献

太阳排放的光芒逐渐升温
把你的花期沐浴得红光满面
阳光锋利的刀片
把你的花朵雕刻成血液的澎湃

围墙屏住呼吸
让胸怀如一幅辽阔的挂历
任由你的色彩和芬芳
从高山飞流直下

一堵围墙在花朵的敲击声中
洞开了一扇大门
阳光洒落在院内
开始编织又一个鸟巢

时间总是在发芽

钟表的时针 分针 秒针
为了防滑 都削尖了自己
戳实了光阴的每一格台阶
稳稳当当地行走

时间冒出一笼一笼的竹笋
穿破岁月的土壤
总是不停地发芽
保护意识来自于胎教
出世就穿着铠甲

时间不论生死
只讲形状

他想了想,又反驳自己:
哪怕一个最细微的声音,都会
吃掉,一点点身体。直到……

8
不!没有斑斓,没有追杀
没有血盆大口
只有咆哮,只有哀嚎
没日,没夜……
只有一个突然失明的人
在深渊般的斗室中
撕咬着那个无法逃生的自己

黥面

很多年前的深夜,我的伙计们
围着一堆篝火,昏昏欲睡
火中噼啪作响的树枝
像挣扎,像呻吟,像求救
仔细听,每一根枝条的喊声
并不相同。寒意瑟缩。火焰忽高忽低
映照着熟睡者僵硬的脸,像是为他们
一遍遍,耐心地黥着面
在炙热火光中
他们捂着黥过的面孔
被莫测的梦境从这篝火旁
流放到无垠而黑暗的远方
忘了是谁,像火中的枯枝般
尖叫了一声,又死灰般,睡熟了
——每个黥面者,一定有热辣辣的
疼痛,需要喊出来
喊出来,就可以心如死灰般,流放了

笔墨刑

这是一支普通的钢笔,墨水
在笔管里,动荡不安
仿佛一滴滴,囚徒的血
——尚未洒出来,快要洒出来了
一杆笔,正是一座秘密的监狱
我握着笔尖,像押送着
一排排伏法者,来到纸上
这洁白、空旷的刑场
我也会紧张,也会手抖。当墨水
如血迹般,在纸上洇开
那些无辜的汉字,还不知道
自己曾是一滴墨水。而现在
已成为漆黑的供词,和干涸的遗言
我握着钢笔,如一个熟练的监狱长
把一滴滴墨水的尸首,放倒在

站立的是芽
今天是昨天的新芽
明天是今天的新芽

躺下的是土
昨天是今天的土壤
今天是明天的土壤
像玉米到了成熟的时候
掰走了玉米包
放倒秸秆躺在地里沤成土肥

时间不依靠种子就成为了树
从小到大 不管
开不开花 结不结果
都要成长

生锈的信箱

闹市区邮政储蓄所的门
一个信箱袒露出鸟巢的胸怀
有风从四面八方而来
却刮不起一片羽毛

灰尘的披肩在信箱上
不但没有起到升温的作用
颗粒倒像是已过保质期的鸟食
不再有新鲜的光泽

无数的鸟像星光在空中划过
却没有一只把这里当成树枝
鸟巢成了一个空腹的信封
时光填饱了饥饿

孤独望穿了岁月
却不见邮戳的归期
绿色的往事一直没有封口
信笺上的文字不再飞翔
信箱望穿了双眼

白纸上。我写下一行
又狠心涂掉一行
仿佛杀了一遍,又刷一遍

隐士传

山林空寂,你被风霜填满的身体
是这峰峦间,一间琅琅的书院
蝴蝶不知疲倦地穿梭着
如失心的名伶
麋子从你的背后一晃而过
有着古人般,让人感怀的脸
假如,我也在此面壁多年
也会如你,将毕生所学
教授于身后山溪中,游弋的鱼虾
并期待着,它们一路顺水而下
在波涛间,诞生一两条
济世的真龙

舔舐

太阳静静地吸附在透明的天空上
仿佛一只辉煌的壁虎。光芒
正是它无限的舌头
舔舐着善,也舔舐着恶
有人说,我们是一点点被舔光的
有人说,它一下子,就会卷走你我
我什么都信,点点头,又点了点头

欲哭

欲哭,无泪……
仿佛一个盲人,被谁
推出了盲道,每一步
都踩踏出无数个,深不可测的远方
欲哭,单手的孤儿,在杂技团
练习倒立。欲哭,风中的妇人
数着一把假钱。想俯首哭一哭
想仰面,在衙门的门外,哭一哭
欲哭,以一纸诉状,一条白绫
一副薄棺的名义。欲哭
以沉江的屈原
以发配的苏武,夜奔的林冲
我想用尽他们的身体,哭
我想在我欲哭的时候
就会有久违的泪水,从眼眶里
冲出来。仿佛无数个该哭
却不哭的人,终于找到了
归宿,终于把我
认作了,同类

来往的历史开始斑驳

路边的半截瓦片

从一个时代的屋顶
摔落在地 变为残废
但仍躬着背
保持着护家的姿势

半本书厚的简历上
阳光留下的文字模糊不清
雨水的证明也显得苍白无力

给人的印象就是
在椽子上
仰着是沟 卧着是桥
错落有致是唯一的优点
但优点一直被岁月
展示一半 掩盖一半

而今你用半截身躯
埋葬了自己的历史
路边几株小草气息奄奄
书写着你的祭文

收割油菜籽

无论是黑眼珠还是黄眼珠
都被五月的阳光
一刀一裸地收获

目光覆盖的原野
垂下曾经举起过油菜花的手臂
花朵和芳香已经打包
投进生活的邮箱

圆的是心 长的是情
壳里包裹着浓浓的血液
献给另一种生命